

《文華秀麗集》中詠史懷古詩初探

劉向仁

《文華秀麗集》乃日本平安初期「敕撰三集」(註一)之一，撰成於弘仁九年(八一八)(註二)，據其序文所云，乃藤原冬嗣奉嵯峨天皇的敕命，與仲雄王、菅原清公、勇山文繼、滋野貞主、桑原腹赤等共同編撰，然序文出於仲雄王之手筆，可見實際負責編撰事務的當是仲雄王，而非藤原冬嗣。

在編排上，《文華秀麗集》突破了《懷風藻》(註三)「略以時代相次」(註四)的排列順序，也摒除了《凌雲集》完全以官位高下以定先後的媚俗作法，既不依作者爵位，亦不按作者年代，而是以作品本身分門別類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以類題敘」，這樣的編排方式，除了「取其易閱」(註五)以外，實際上也反映了編者不願重蹈前人的窠臼，而努力求變的企圖，就文學思想的演進而言，無疑的是向前邁進了一步。

集中收錄作者廿六人，現存詩歌一百四十三首(註六)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入選的詩歌以嵯峨天皇卅四首最多，其次依序為巨勢識人廿首、仲雄王十四首、桑原腹赤十首、淳和天皇和小野岑守各八首、菅原清公七首、滋野貞主、朝野鹿取、王孝廉各五首、良岑安世四首，其餘十五人各有一、二首。就詩型而言，五言五十二首、七言七十九首、雜言十二首。依其內容分為十一門：遊覽十四首、宴集四首、餞別十首、贈答十三首、詠史四首、述懷五首、豔情十一首、樂府九首、梵門十首、哀傷十五首、雜詠四十八首。

近江、奈良時代的《懷風藻》不論是形式或內容，都受到六朝詩的影響，至於

平安初期的《文華秀麗集》表現如何呢？本文試圖從《文華秀麗集》中詠史懷古的作品略加考察，原因是這些作品歌詠的多是中國的人物及史實，兩國的作家對於相同的歷史人物是否會有不同的看法呢？藉由比較可以看出《文華秀麗集》中作者的思考模式；另外，同一事件經過踵事增華，在中國本土已產生了變化，可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，而從日人的歌詠中，可以推測影響與時代的關係，這也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。限於篇幅，詠史詩以《文華秀麗集》中〈詠史〉門收錄的四首作品為探討的對象，至於懷古的作品，《文華秀麗集》中本無此項目，今以歌詠王昭君的詩篇為範圍。

二

《文華秀麗集》中〈詠史〉一門收錄了四首作品：

- 一、嵯峨天皇的〈史記講竟賦得張子房〉
- 二、良安世的〈賦得季札〉
- 三、仲雄王的〈賦得漢高祖〉
- 四、菅原清公的〈賦得司馬遷〉

值得注意的得，從「史記講竟」四字可以看出時人對於《史記》的重視，自奈良時代開始，首都即設有太學，教授以儒學為中心的學問，太學的學科中除了有明經、明法、文章、樂、書、等「道」之外，還有學習歷史的「紀傳道」，紀傳博士與文章博士一度曾經並設，至平安時代，「文章道」包含了「紀傳道」（註七）。朝廷中對於律令的研究，除《日本書紀》之外，《史記》的講讀也是其中之一。另外，《凌雲集》中亦收有賀陽豐年的〈史記竟宴賦得太史公自序傳〉一詩（註八，由此推算，講讀《史記》的風氣，至少可上溯至《凌雲集》編成的年代，即弘仁五年。又《類聚國史》弘仁七年六月十五日條云：

皇帝受史記於文繼，至是而畢。（註九）

條目中的皇帝指的是嵯峨天皇，文繼即是勇山文繼，時任大學助教兼紀傳博士。由這一條的記載可知，講讀的時間可能橫亘幾年之久。講讀完畢之後，通常會舉行盛大的宴會，只可惜當時的盛況在文獻中遍尋不著，不過，《三代實錄》中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四月有一則《群書治要》的講書情形，可作為參考：

至是講竟，帝殤群臣於綾綺殿，蓋申竟宴也，大臣以卜各賦詩……………

大江朝臣音人作都序，喚樂人一兩人，絲竹間奏，終日樂飲，達曉而罷，賜衣被錦緞，各有差。（註十）

當時的公卿貴族對於《史記》不僅情有獨鍾，而且熟悉的程度似乎不下於中國的學者，在宮廷的宴集之中，信手拈來，皆是脫胎於《史記》的句子，對於《史記》中的人物更是瞭若指掌，於是在創作詩歌時，毫無窒礙地揮灑而出，然而內容如何呢？今試以即嵯峨天皇的《史記講竟賦得張子房》為例析論如下，原詩為：

受命師漢祖，英風萬古傳。沙中義初發，山中感彌玄。形容類處女，計畫撓強權。封敵反謀散，招翁儲貳全。定都是劉說，違宰勸蕭賢。追從赤松子，避世獨超然。

前兩句總論子房一生評價，這種筆法已成了一種習套，試看良岑安世《賦得季札》首聯為「所謂吳季札，芳名冠古今。」菅原清公《賦得司馬遷》首聯為「漢史惟司馬，高才為代生。」幾乎是如出一轍。其後敘述子房一生事蹟，完全是史實的堆砌，今試就原詩與《史記》原文對照如下：

原 詩	史 記 留 侯 世 家 原 文
沙中義初發	秦始皇東遊，良與客狙，擊秦皇帝博浪沙中。
山中感彌玄	
形容類處女	至見其圖，狀貌如婦人好女。
計畫撓強權	
封敵反謀散	留侯曰：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…上乃置酒，封雍齒為什方侯。
招翁儲貳全	竟不易太子者，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
定都是劉說	劉敬說高帝曰：都關中…劉敬說是也。
違宰勸蕭賢	立蕭何相國
追從赤松子	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遊耳。
避世獨超然	

所謂「詠史者，讀史見古人成敗，感而作之。」（註十一）這大致上可看成是詠史作品的一個方向，然而這首詩就內容而言，不過是堆積典故，將史實以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罷了，篇中既無任何對古人是非功過的評論，更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感慨了，就辭藻而言，亦缺乏動人的警句及華麗的文采。同樣的題材在六朝詩人的筆下卻有另一番風貌，難怪小島憲之會感嘆地說：

文選中詠史諸作除了敘述史實之外，通常還包含了作者個人的感想，反觀文華秀麗集的詠史篇章，僅以敷衍史實故事為能事，試將嵯峨天皇御製的「史起講竟、賦得張子房」與謝宣遠「張子房詩」作一比較，當可證明所言不虛。平安初期的作品，畢竟無法和六朝詩人相提並論，似乎仍停留在模仿習作的階段。（註十二）

文中提到的謝瞻，字宣遠，乃南朝詩人，王儉七志曰：「高祖遊張良廟，並命僚佐賦詩，瞻之所造，冠於一時。」（註十三）。既是「冠於一時」，想必在當時也是首屈一指的作品，而日人習作漢詩，不過是君臣酬唱，誇示才學的遊戲之作，兩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語。今將謝宣遠《張子房》詩錄於下，以資對照比較：

王風哀以思，周道蕩無章。卜洛易隆替，興亂罔不亡。力政吞九鼎，苛慝暴三殤。息肩纏民思，靈鑒集朱光。伊人感代工，聿來扶興王。婉婉幙中畫，輝輝天業昌。鴻門消薄蝕，垓下殞攬槍。爵九建蕭宰，定都護儲皇。肇允契幽叟，翻飛指帝鄉。惠心奮千祀，清埃播無疆。神武睦三正，裁成被八荒。明兩燭河陰，慶霄薄汾陽。鑿旆歷頽寢，飾像薦嘉嘗。聖心豈徒甄，惟德在無忘。逝者如可作，奎子慕周行。濟濟屬車士，粲粲翰墨場。瞽夫違盛觀，悚踴企一方。四達雖平直，蹇步愧無良。飲和忘微遠，延守詠太康。（註十三）

綜觀《文華秀麗集》中的詠史作品，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：一、歌詠內容完全不出《史記》範圍。二、以堆砌典故為能事，缺乏真性情的流露。三、遣辭用句仍屬模擬階段，未臻圓熟。四、對於史傳人物的評價，大多因襲前賢，未能推陳出新。

三

其次所欲探討的是《文華秀麗集》中的懷古之作，實際上原書之中並無「懷古」這一門，今就「樂府」門中以「王昭君」為題的詩歌作為探討對象，其作者及詩

題分別為：

- 一、嵯峨天皇的王昭君
- 二、良岑安世的奉和王昭君
- 三、菅原清公的奉和王昭君
- 四、朝野鹿取的奉和王昭君
- 五、藤原是雄的奉和王昭君

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國流傳甚廣，最早的記載見於班固的《漢書》（註十四），內容敘述王昭君為一宮女，由於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請求和親，漢元帝便將王昭君許配給他，並曾生下一子，呼韓邪死後，王昭君又嫁給呼韓邪單于前妻之子雕陶莫皋，生下了兩個女兒。

原本簡單的故事經過後人的輾轉相傳及文人的緣飾附會，於是平凡的宮女，到了東晉葛洪的《西京雜記》裡便成為「貌為後宮第一，善應對，舉止閑雅。」的絕色美女了，此外還加上了畫工毛延壽的情節。又據西晉石崇的〈王明君詞〉，從此昭君就成了「猶抱琵琶半遮面」的形象了。此外，後世文人的歌詠不斷，或抒發去國離鄉的哀思、或描寫塞外景物的寂寥、或譴責畫工的收賄、或哀憐紅顏的凋零，就在這些包羅萬象的描繪中，王昭君的一生也被渲染得更加傳奇，成為歷代傳誦不絕的篇章。

今人更以「主題學」的方式探討這些故事的演變及流傳，藉以窺探各時代的風貌，研究成果相當豐碩（註十五），至於《文華秀麗集》中的「王昭君」詩又提供了什麼訊息呢？試看嵯峨天皇的〈王昭君〉：

弱歲辭漢闕，含愁入胡關。天涯千萬里，一去更無還。沙漠壞蟬鬢，風霜殘玉顏。唯餘長安月，照送幾重山。

這首詩主要是強調一個「愁」字，愁的原因是將遠赴千萬里的胡地，從此再也無法回歸中土，塞外的沙漠及風霜不但會「壞蟬鬢」、「殘玉顏」，這陌生的環境和風俗習尚更將昭君推入了無邊的落寞與孤寂之中。有趣的是其他幾首〈奉和王昭君〉詩，不論文詞或表現的情調，幾乎如出一轍，例如寫愁的有：

弱歲辭漢闕，含愁入胡關。（嵯峨天皇）

怨逐邊風起，愁因塞路長。（良岑安世）

泣隨重塞盡，愁向遠天長。（菅原清公）

馬上關山遠，愁中行路難。（藤原是雄）

五首詩中，這四首都用到了「愁」字，唯一沒有提到「愁」的是朝野鹿取，不過他是以「淚」取而代之，其詩首句云：

遠嫁匈奴域，羅衣淚不干。（朝野鹿取）

除了這些含愁帶淚的離情別緒之外，冰天雪地的大漠對於紅顏的摧殘，也常出現在篇章之中，例如：

沙漠壞蟬鬢，風霜殘玉顏。（嵯峨天皇）

畫眉逢雪壞，裁鬢爲風殘。（朝野鹿取）

脂粉侵霜減，花簪冒雪殘。（藤原是雄）

在這些陳陳相因的句子之中，藤原是雄的「琵琶多哀怨，何意更爲彈。」較爲特殊，五首之中，只有他提到了「琵琶」，實際上，王昭君與琵琶扯上關係，始於西晉石崇〈王明君詞〉的序文：「昔公主嫁烏孫，令琵琶馬上作樂，以慰其首路之思，其送明君，亦必爾也。」這篇文章雖然收錄在《文選》之中，日人必然讀過，然而這只是石崇「亦必爾也」的猜測，日人也未必會將王昭君與琵琶聯想在一起，至於藤原是雄的靈感來自何處呢？唐代董思恭的〈王昭君〉詩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蛛絲馬跡，原詩如下：

琵琶馬上彈，行路曲中難。漢月正南遠，燕山直北寒。髻鬟風拂亂，眉黛雪沾殘。斟酌紅顏盡，何勞鏡裡看。

再看看藤原是雄的〈奉和王昭君〉：

含悲向胡塞，辭寵別長安。馬上關山遠，愁中行路難。脂粉侵霜減，花簪冒雪殘。琵琶多哀怨，何意更爲彈。

不論在構想上或是詞句上，頗有神似雷同之處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菅原清公的〈奉和王昭君〉首句云：「御狄寧無計，微驅鎮一方。」這一句隱含了對漢代和親政策的針貶，顯然地突破了其他諸作僅僅是純粹白描的手法，表達了個人的觀點，相當的可貴。

整體而言，《文華秀麗集》中王昭君詩的主題略兼狹隘，大多是描述去國離親的哀傷，其間穿插一些胡地的塞外風光，然後感嘆昭君的紅顏受到風沙霜雪的摧殘，最後以異域難耐，勾起無邊淒涼孤寂作結。不像中國的昭君詩多采多姿，就主題而言可分爲：辭漢、跨鞍、和親、望鄉、客死、哀紅顏、斬畫工等類（註十六）。

當然，不論是昭君詩或是前述的詠史詩，這些以中國史實及人物為歌詠對象的詩篇，通常仍是緊躡六朝及唐人的步履蹤跡，未能另闢蹊徑，等而下之者，僅成為附庸風雅、競才耀藻的史實堆積，反倒不如一些述懷詠志之作，較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。

備註

註一：即指《凌雲集》、《文華秀麗集》及《經國集》。

註二：此據序中所言：「臣仲雄言：《凌雲集》者，陸奧守臣小野岑首等之所撰也。起於延曆元年，逮於弘仁五載。凡所綴緝九十二篇。自厥以來，文章間出，未逾四祀。」也就是說《文華秀麗集》比《凌雲集》晚了四年才編成，當為弘仁九年。至於較詳盡的討論可參見岩波書局古典大系本的《文華秀麗集》頁廿一，以及塙書房的《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》下冊頁一五三九注一。

註三：奈良寺代的《懷風藻》一卷，編者不詳，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漢詩集。

註四：此據《懷風藻》目錄下所記文字：「略以時代相次，不以尊卑為經。」

註五：此據《文華秀麗集》的序文：「并皆以類題敘，取其易閱。」

註六：同上序云：「凡作者廿六人，詩一百四十八首。」然現僅存一百四十三首，其中五首不知亡佚於何時？至於作者二十六人，未包括嵯峨、淳和兩帝。

註七：此處資料引見林明德著《日本史》（三民書局）頁五八。

註八：原詩見於《經國集》，此處引見肖瑞峰著《日本漢詩發展史》（吉林大學出版社）頁二〇四。原詩為：「宏材承五百，博瞻緒三千。茅穴遺文借，梧嶷古冊全。屈中天慶起，識大日官傳。張輔稱孤秀，且明恥獨賢。名高良史籍，身毀妒臣年。義魄懸聲價，爰言陵谷遷。」

註九：引自小島憲之著《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》下冊（塙書房）頁一六一一。

註十：同註九。

註十一：引見弘法大師撰《文鏡秘府論》（河洛出版社）頁一三五。

註十二：譯自小島憲之著《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》下冊（塙書房）頁一六一六。原文為：「文選の詠史は單に史事をその内容とするのみならず、自己の感想を加へたものが多い。これに對して、文華秀麗集の詠史は、史事

故事を詠ずることに全力を盡くす。これは前述の嵯峨天皇御製「史記竟講、賦得張子房」と謝宣遠「張子房詩」と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もわかる。やはりわが作品は到底中國の詠史には及ばず、試作的なもの過ぎない。」譯文爲求通順，在字句上作了一些修飾。

註十三：引見文選（文化圖書公司）頁二八六。

註十四：王昭君之史實見於《漢書·元帝本紀》及《漢書·匈奴傳》。

註十五：在陳翔鶴主編的《主題學研究論文集》（東大圖書公司）中，收錄有關王昭君的論文計有：一、黃紫琇的《王昭君故事的演變》。二、吳宏一的《滿武和明妃曲》。三、曾永義的《從西施說到梁祝》。四、邱燮友的《歷代王昭君詩歌在主題上的轉變》。本文頗多參照。

註十六：此據邱燮友的《歷代王昭君詩歌在主題上的轉變》中的分類，收入在陳翔鶴主編的《主題學研究論文集》（東大圖書公司）中。

參考書目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文華秀麗集 | 小島憲之注 | 岩波書店(1981. 4. 10) |
| 懷風藻 | 小島憲之注 | 岩波書店(1981. 4. 10) |
|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| 丁福保編 | 世界書局排印本 |
| 史記 | 漢司馬遷撰 | 藝文印書館影印二十五史本 |
| 漢書 | 漢班固撰 | 藝文印書館影印二十五史本 |
| 中國通史 | 傅樂成撰 | 大中國圖書公司(民國62. 11) |
| 日本史 | 林明德撰 | 三民書局(民國79. 9) |
| 日本漢文學史 | 丁策譯 | 正中書局(民國57. 4) |
| 日本漢詩發展史 | 肖瑞峰撰 | 吉林大學出版社(1992. 5) |
| 日本漢文學史 | 岡田正之撰 | 共立社書局(昭和4. 9) |
| 文選 | 梁昭明太子撰 | 文化圖書公司 |
| 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 | 小島憲之撰 | 塙書房(昭和52. 9. 15) |
| 主題學研究論文集 | 陳翔鶴主編 | 東大圖書公司(民國72. 11) |
| 六朝唯美文學 | 張仁青撰 |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(民國67. 12) |
| 文鏡秘府論 | 弘法大師撰 | 河洛出版社 |

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响 林文月撰

文史哲學報21期